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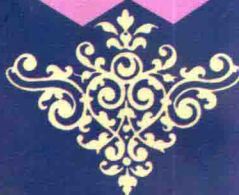
惡魔的魅力

珍·安·克蘭茲◎原著

邱芳莉◎譯



浪漫經典22



by Ann [redacted]
(Jayne Ann Krentz)



林白出版社



中

• 浪漫經典 22 •

A decorative horizontal border with intricate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framing the title text.

惡魔的魅力

Scandal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浪漫經典之 22

惡魔的魅力

Scandal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1991・11月

第二版1993・11月

原 著：Amanda Quick

譯 者：邱芳莉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鄭傳旺

校對：王世彬 周又玲 楊孟華

王曦瀟 周目柱 林素杰

發行人

發行所

地址：台北

電話：(02

傳真：(02

劃撥帳號：

發行字號：

排版者：鴻霖電腦排版公司

地址：北市安和路88巷16號

定價：新台幣180元

初版：八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國際書碼：ISBN 957-593-217-X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 浪漫經典 22 •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symmetrical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framing the title.

惡魔的魅力 Scandal

原著者：Amanda Quick

愛島達 奎克

(珍·安·克蘭茲的另個筆名)

譯者：邱芳莉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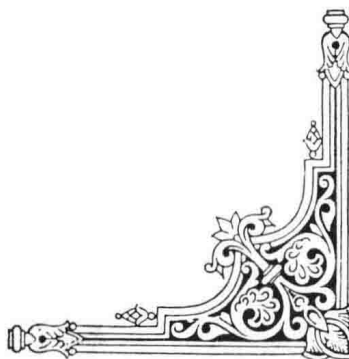


原著書名 / **Scandal**
by Amanda Quick

**COPYRIGHT © 1991, by Jayne A. Krentz.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ntam Books,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3, by
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





浪漫經典之 22

惡魔的魅力

Scandal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1991・11月

第二版1993・11月

原 著：Amanda Quick

譯 者：邱芳莉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鄭傳旺

校對：王世彬 周又玲 楊孟華

王曦瀛 周貝桂 林春杏

發行人

發行所

地址：台北

電話：(02

傳真：(02

劃撥帳號：

發行字號：

排版者：鴻霖電腦排版公司

地址：北市安和路88巷16號

定價：新台幣180元

初版：八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國際書碼：ISBN 957-593-217-X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蕭雄淋 律師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從漢普夏一座堂皇的莊園到倫敦社交界令人眩目的客廳，一個動人的故事就此展開：一個古靈精怪的漂亮女孩、一個滿懷復仇心的伯爵和一段狂野甜蜜的如詩戀情……

由於少女時的魯莽行爲，可愛的梅莉背負著永遠被玷污的名聲，接受自己注定一輩子過著老處女生活的命運，直到她參與不尋常的通信活動，並且發現自己一頭栽進甜美的戀情中。感覺細膩、聰明、自信，她認識的高貴筆友似乎呈現出梅莉夢想中一個完美男人所應有的每一項特質，但是神秘的布萊德伯爵陶西蒙全然不是他所表現的樣子。

受到強制壓抑的熱情和一個深埋於內心深處的悲慘秘密的驅使，布萊德伯爵讓全倫敦的人在他脚下畏縮顫抖，但不是梅莉……他永遠不可能讓梅莉畏懼。即使當她屈服於他誘惑的魅力時，她仍知道他戀慕求婚的真正原因，而且她知道她必須在他們糾結過往的復仇魔神破壞這段她所知道的唯一愛情之前，觸動這條金眼之龍的心……

那個女兒就是他的復仇之鑰！好幾個月來他就已經明白這一點。藉著她，他能完成他對費氏整個家族的復仇，因為二十三年前所發生之事有四個人必須負責，其中以費伯德虧欠他最多。

她是他重新取回他的繼承權，處罰從他手中奪走它的那個人的方法。

布萊德伯爵陶西蒙勒住高大的栗色種馬，讓牠停在榆樹林中，沈默地坐著凝視那幢宏偉的建築物。他已經二十三年沒有見過聖克萊爾莊園，但是在他深沈的眸光中，它看起來仍和他離開那天一樣，沒有改變。

深冬太陽的灰色光線照得宅邸的石牆與灰色大理石的冰寒光澤互相輝映，這幢鄉居宅邸建築得十分高雅，一點也不像其他大多數的住宅那般粗俗雜亂，它是根據前一世紀最受歡迎的帕雷狄歐風格所建，散發莊嚴和高貴的氣息。

那房子並不像一些建築物那般巨大，但是從高長雄偉的窗戶到通往前門的寬樓梯，每一

道線條都有一種不可動搖的優雅特質。

雖然房子本身沒有任何變化，但它周圍的景致卻明顯地改變了。西蒙注意到，點綴著幾座典雅噴泉、一望無垠的草坪已經不見其古樸的蹤跡，取而代之的是璀璨的花圃。

無數色彩繽紛的花圃，顯然有人瘋狂地喜歡闢出一個又一個的花圃。

即使正值深冬，它們對這幢宅邸所造成的柔和效果也很明顯。若在春夏時節，聖克萊爾莊園就會置身在無數生意盎然的花朵、如瀑布般懸垂的葡萄藤蔓和爬滿繽紛色彩的籬笆所編織的溫暖花海之中。

這實在很可笑，這幢宅邸從來不是那種溫暖動人的房子，它不該被圍繞在這些亮麗鮮活的花圃和外形愚蠢的樹籬之中，不知何故西蒙覺得他知道是誰弄出了這種大膽的景致。

栗色馬不安地跳躍，西蒙心不在焉地伸出戴著皮手套的手輕輕拍牠。「不必等太久了，拿波，」他拉緊韁繩，對他的馬兒喃喃低語。「要不了多久，我一定會讓那群姓費的雜種滾出去，二十三年了，我終於要完成我的復仇計劃了。」

而那個女兒就是他的復仇之鎗。

並不是因為費梅莉小姐是一個剛出校門的無知小姑娘，她二十四歲，而根據他的女主人季夫人說，這位年輕女士很清楚自己得到一樁好婚姻的機會微乎其微。還有秘密消息來源指

出這位小姐的過去曾經發生過某種醜聞，那件醜聞足以破壞她獲得任何體面聯姻的希望。

這個事實使得費梅莉極具利用價值。

西蒙想到他花了這麼多年的時間生活在東印度群島的異國文化中，這使他幾乎不再把自己看成一個英格蘭人，他的朋友和熟人確實也經常指控他莫測高深，難以理解。也許他們說的是真的，舉例來說，復仇對他而言已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概念，而是極端謹慎及精密計劃的過程，用東方的方式進行，它需要破壞一整個家族，而不只是其中一名成員。

一個出身高貴的正派英格蘭紳士決不會想到利用一個無知的年輕女士來進行他的復仇，但是西蒙發現自己從未考慮過這點，他一點也不在乎。

不管怎樣，如果謠言屬實，費梅莉小姐一定不是那麼純真無邪。

西蒙驅策他的馬兒迅速馳回他寄宿的鄉間別墅，一種冰寒的滿足感深埋在他心底，經過二十三年漫長的等待，聖克萊爾莊園和復仇之路終於俱在他的掌握之中。

費梅莉知道她戀愛了，她從未經歷過感情事件，也從未認識令她傾心的對象，但那絲毫沒有減少她的肯定。她從他的信中知道陶西蒙先生是那種她能在較高層面與他心靈契合的男人，他是男性中的優秀典範，一個感覺靈敏、眼光獨到的男子，一個有遠見、有智慧的男人。

，一個擁有過人特質的紳士。

簡而言之，他相當完美。

不幸的是，她至今仍無緣與他見面，更別提和他發展出浪漫的情史，這無疑比涉身危險遊戲的情況更糟

梅莉嘆口氣，戴上她的銀框眼鏡，從早上寄達的一疊信件、雜誌和報紙間抽出陶西蒙的來信。幾個月以來，她已經非常熟悉陶西蒙粗獷大方的筆跡，和他那不尋常的龍頭封印。雖然她廣泛的通信和大量訂閱的各種刊物總是使那張巨大的桃心木書桌上堆滿郵件，但她仍能一眼就看出陶西蒙寫來的信。

她非常小心地使用拆信刀，以免破壞了寶貴的封印，陶西蒙寄來信件的每一部分都非常重要，值得永遠收藏在梅莉特意去買來的一個美麗盒子中。

當她溫柔地打開紅蠟封印時，書房的門突然打開，她的弟弟悠閒地走進房間。

「早安，梅莉，妳在工作了，真不知道妳怎麼有這種能耐，親愛的姊姊。」

「嗨，柴爾。」

費柴爾在他姊姊的臉頰上輕吻一下，優雅地坐在大書桌的對面。他怡然地交疊雙腿，對梅莉露出一個懶洋洋的動人笑容，那是費家男性的註冊商標。「當然嘍！如果不是妳如此樂

於窩在這裡，沈迷於那些無聊的文書工作，我們其他人還有什麼搞頭。」

梅莉不情不願地放下陶西蒙的信，謹慎地拿起最新一期的紳士雜誌蓋住它。陶西蒙的信是隱密的私人物品，她不希望家人無意中翻看到。

「你今天的心情似乎很愉快。」她若無其事地問，「我想你已經從最近賭輸錢的沮喪狀態中走出來，而且打算再不久就回城裡去，是不是？」她透過眼鏡的圓鏡片凝視她英俊的弟弟，心中察覺到一種混雜著惱怒和疼愛的熟悉情緒。

梅莉深愛柴爾，就像她深愛他的孿生弟弟大林和她那個逍遙自在、老愛交際的父親一樣。但是這無法改變一個事實，那就是費家男人的態度一定帶有某種令人惱怒、毫不在意的閒散意味，而且有時會讓人受不了，即使她那六年前去世的美麗母親也經常抱怨。

然而梅莉不得不承認非常令她氣憤的一點：除了她之外，費氏家族的確是美貌一族。今早柴爾穿著騎馬裝，看起來仍如平時一般器宇軒昂，他的外套是出自名家魏思頓的傑作，因為梅莉才剛付過它的帳單。他的長褲裁剪完美，烘托出他修長結實的線條，他的馬靴擦得光可鑑人，梅莉幾乎能在它們的皮面上看到自己的反影來。

高大挺拔、頭髮亮得如同在陽光下閃爍的金絲、眼眸澄藍如同夏日晴空，柴爾是典型的費家人，除了如阿多尼斯再世般的年輕俊美之外，他也擁有費家人自然散發的魅力。

「是啊，我已經恢復得差不多了。」柴爾欣然向她保證。「再過幾分鐘我就要出發前往倫敦，五天的騎程，如果妳有任何指示要告訴戴文，我很樂意爲妳傳達。事實上，我跟皮奧森打了賭，我一定要比傳送信件的驛馬車快一步回到倫敦，否則我就得損失一筆錢了。」

梅莉搖搖頭。「不，今天我沒什麼事要告訴戴文，也許下個星期等我從我在艾斯克及肯特的筆友那裡得到夏季豆類作物的消息之後，我會做一些決定。」

柴爾微皺起他挺直的鼻子。「豆類！梅莉，妳怎麼可能老是去關心那種豆類生產的事？太無趣了。」

「不會比鋼鐵製造、煤礦採挖和小麥收成更無聊，」她反駁道。「我才驚訝你對這樣的事一點兒也不關心。你總是享受生活，從你美麗的靴子到上個月才買的獵馬；而你所享有的東西都是拜豆類生產所賜！」

柴爾笑一笑。「不要再說教了，梅莉。沒有比豆子的事更無聊了。無論如何，獵馬是一種令人喜歡的動物，而且還是爸爸幫我挑的，而妳應該知道而且相信他對純種馬的眼光。」

「是的，但是牠的確是一匹十分昂貴的馬。」

「把它當成一種投資吧。」柴爾在她臉上吻了一下。「如果沒什麼消息要給戴文，我要走了。」

梅莉渴望的笑望著他。「問候爸爸和戴文，我真希望跟你一道去倫敦。」

「奇怪了！妳不是每天都有很多事可以做，在這裡妳最快樂了。」柴爾向門口走去。「無論如何，今天是星期四，下午妳們藝文社的朋友不是要聚會嗎？妳不會錯過吧！」

「不！我才不會錯過呢。再見，柴爾。」

「再見，梅莉。」

梅莉直到弟弟走出書房後，才拿出陶西蒙的信，展讀之際，心頭有如小鹿亂撞。

親愛的費小姐：

我唯恐這封信太過簡短了，但是當我告訴妳原委之後，我請妳能原諒我的匆忙。因為我將很快到達妳的身邊，我將來拜訪季男爵，並且成為妳的鄰居。我到達那裡的時候，我是多麼渴望妳能夠給我一個和妳熟識的機會，希望這不是一個魯莽的行為。

梅莉被陶西蒙即將來此的消息嚇住了。

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心怦怦地跳，她趕緊拿起信再讀一次。

真的，他真的要來拜訪季男爵，季男爵在聖克萊爾莊園附近有一幢別墅。梅莉微顫地放

下了信，強迫自己做了幾次的深呼吸，以便控制自己興奮的情緒。

這真是一件令人又驚又喜的事。

對梅莉而言，她早就期望能與陶西蒙本人見面，但她也害怕與他做面對面的接觸。她緊張得簡直有點兒不知所措。

梅莉絕望地攔住殘餘的一絲理智，強迫自己牢牢記住這樣的會面根本毫無浪漫可言，事實上，她就要失去幾個月來對她已經十分重要的寶貴通信機會了。

但是當陶西蒙來此過著田園生活時，最可怕的是他會聽到一些與她有關的不幸意外的閒話。他的女主人當然會知道梅莉名譽上的瑕疵，附近的人也不例外。事情雖發生在五年前，現在已經很少人談起，但它究竟不是一件秘密，遲早會有人告訴他。

「該死的！」梅莉的聲音在沈靜的書房中是那麼咬牙切齒，連自己也為這不雅的咒罵微微一驚。

花太多時間在這幢大屋裡獨處的壞處之一就是容易養成一些壞習慣。例如，她很容易就會像男人般隨口輕咒。但她告訴自己，和陶西蒙在一起的時候，她必定會小心自己的談吐。她也明白當一個風度翩翩的紳士發現一名女士叫罵時，可能產生的反感。

梅莉暗暗叫苦。要膺合陶西蒙的高標準一定很難，她不禁不安的自忖，也許她已經在字

裡行間誤導陶西蒙高估了她的知識和氣質了呢。

她跳起來走到窗子旁邊，俯視著花園。她真的不知道接到了這封信是該狂喜還是失望？她覺得自己的心有如懸在半空中，忐忑不安。

陶西蒙就要來了。她一時間無法接受，腦中湧起種種可能，種種會面後的不利情況。他不曾說他會在什麼時候到達，只是說近期內會來此地。也許是幾個星期，也許是下個月。

或許她應該出門去拜訪一些遠親，避開此次會面？

但是梅莉不認為自己願意錯失這樣的一個機會，縱使美夢因此落空。期待和一個自己心所愛的人見面，這是一件多麼令人驚喜的事呀。

「真是該死！」梅莉又罵了一次。接著她有如傻瓜一般地笑著，心中卻覺得好想放聲一哭。種種的情感糾結在一起，似乎已經超過了她所能負荷的程度。她又走回大桌子，繼續看著陶西蒙的信。

謝謝妳送給我最近所作的詩：「黎明前夕於黑暗中思量」。我興致十分地拜讀妳的作品，我必須告訴妳，我被妳所提到破碎的墳墓和破碎的心之間的相同處所感動。真是引起我的共鳴。我相信在收到我的信時，出版社方面已經給了妳不錯的反應了。

永遠的朋友

陶西蒙

梅莉知道她不可能匆促地去拜訪親戚。無論如何，她不能錯失和這麼一個如此了解她的詩的人見面的機會，她真的不想錯過。

她小心翼翼地將信摺好，偷偷放回淡藍色的高腰上衣裡。她看一看時鐘，是該回去工作了。距她去赴星期四下午文藝社聚會之前，仍有許多工作有待處理。

而出版商的退稿信，就夾在被她放置一旁的信堆中。龐先生，一個智慧有限、感覺遲鈍的傢伙，很明顯地不曾發現她的詩是多麼的感人。

但是不知如何，這個打擊似乎因為陶西蒙的即將到來而緩和了許多。

「我真的不懂你為什麼會想參加這種地方性的文藝活動。」季男爵以不明就裡的眼光看著他的訪客。

他和西蒙就站在季男爵別墅前的院子裡等候著馬匹被帶來。

「我想這樣的活動應該很有趣。」西蒙溫雅地以馬鞭拍打著他的靴子。現在他開始有些